

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之概況與價值*

An Over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*Kua'a Tsheh* from Piet van der Loon's Collection

潘培忠 (Pan Pei-zhong)、徐巧越 (Xu Qiao-yue)**

一、前言

龍彼得 (Piet van der Loon, 1920-2002) 教授是 20 世紀歐洲著名的漢學家。早年求學於荷蘭萊頓大學，1948 年起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，1972 年轉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，1988 年從牛津大學榮休，在中國戲曲、文學、民俗及宗教等領域皆有造詣。在事業的初期，他主要致力於歐洲圖書館所藏有關中國古代出版物的編目索引，因其對劍橋大學圖書館中國藏書蒐集整理的貢獻，於該校贏得了「中國叢書的榮譽管理員」的稱號。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以後，其學術興趣轉向探尋中國傳統戲劇的儀式源頭，對東南亞及臺灣地區的城鄉喪葬禮儀、戲劇演出等展開調查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而他對於福建和臺灣的閩南語文學也極為重視，「做了大量的努力來使得這個地區的民間文獻得以重新被發掘和研究。」¹

作為閩臺地區重要的說唱文學，閩南語歌仔冊亦受到龍彼得教授的關注。龍彼得教授在 1992 年出版的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》書中，曾以「歌冊」之名對

此種唱本給予紹介：

歌冊——所謂歌仔簿，包括敘事性民歌和說教與諧謔小唱。其中有男女輪流對唱的。最早的歌仔簿傳本是一八二六年，僅是印成幾頁的小冊子，但到本世紀福建（在臺灣則直到三十年前）仍有人編述和出版。可惜沒有可靠的依據證明這些歌怎樣唱或誦。潮州的敘事性歌冊則長得多，且印刷也較精緻，現在還可聽到有的婦女吟誦這些歌。²

該書不僅收錄在歐洲發現之明代戲曲俗曲選集《滿天春》、《鈺妍麗錦》和《百花賽錦》的影本，並以附錄的形式影印了一本廈門會文堂書局出版的閩南語歌仔冊《最新楊管歌》。作者還提及所藏《最新楊管歌》的其他三個版本，包括「開文書局排印本，上海 1920 年左右；黃塗活版印刷本，臺北 1925；捷發漢書部，嘉義 1936」。³ 由此可見，龍彼得教授生前應收藏有不少閩南語歌仔冊，但實際數量究竟有多少，無人知曉。尤為

* 本文獲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「海內外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文獻的整理及研究」的資助。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東方圖書部負責人 David Helliwell 先生，為文章提供了資料上的幫助，謹致謝忱。

** 作者潘培忠係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，徐巧越係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。

1 (英) 杜德橋 (Glen Dudbridge) 著，朱政惠譯，〈紀念龍彼得教授〉，收於朱政惠編，《海外中國學評論》第 2 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215-217。

2 龍彼得，〈古代閩南戲曲與弦管之研究〉，收於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店，1992），頁 5-6。原文為英文，中文譯文引自：龍彼得著，胡忌、王櫻芬譯：〈古代閩南戲曲與弦管——明刊三種選本之研究〉，收於龍彼得輯，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，《明刊戲曲弦管選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6-7。

3 參見註 2，頁 75。

遺憾的是，在龍彼得教授 2002 年病逝之後，其所藏閩南語歌仔冊的去向亦成為一個謎團，漸漸淡出歌仔冊研究者的視野。

筆者近年來致力於閩南語歌仔冊的彙集工作，幾經尋訪，終於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（Bodleian Library）見到這批唱本。經過初步整理，統計出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（索書號：Sinica 4028-4491）共計 531 冊，去其副本，亦有 480 種。⁴（按，筆者編有〈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書目〉，因篇幅所限未能收入，詳見筆者即將出版之專書《閩臺歌仔冊文獻研究》。）單就數量而言，此批閩南語歌仔冊在海內外捐贈的公家收藏中，僅次於臺灣大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。而從質量來看，其中亦不乏珍稀善本，甚而還有不少以往未見著錄之罕見孤本，對於考察閩南語歌仔冊之刊行與傳播有著重要的意義。是以本文擬就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的概況作介紹，並對其所獨具之價值略作探討，以供研究者參考。

二、牛津傳統與龍彼得教授的舊藏

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以歷史悠久、館藏豐富而名世。該館收藏有大量的中國古籍，其中不乏珍貴的俗文學資料。就目前所知，博德利圖書館還是海內外最早收藏閩南語歌仔冊的公立機構。1936 年歷史學者向達赴英國訪書，寫成〈瀛涯瑣志——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〉一文，就牛津所藏中文書籍作介紹，其中即著錄有若干種與臺灣相關的「福建民間歌謠」：

偉烈氏的藏書中還有刊本福建民間歌謠若干種，並有一些與臺灣有關的，如：《新刻莫往臺灣歌》，《選刊花會新歌》（道光七年），《新刻神姐歌》，《繡像荔枝記陳三歌》（會文堂刊本），《新刊臺灣十二月想思歌》，《新刻鴉片歌》，

《潘必正陳妙常情詩》（又作《新刻潘必正陳妙常村歌》），《新刊東海鯉魚歌》，《圖像英臺歌》（又作《新刻繡像英臺念歌》，會文堂刊本），《新傳臺灣娘仔歌》（道光丙戌），《新刻臺灣陳辦歌》，《重刊臺灣十八閩歌》附《節婦》，《新刊臺灣風流女子歌》（又作《新刊臺灣林益娘歌》），《新刊臺灣查某五十閩歌》，《新刻拔皎歌》，《新傳離某歌》，《新選笑談俗語歌》（道光己酉），《新設十勸娘》附《落神歌》（丁未西園書屋），《繡像王抄娘歌》（道光六年），《新刊戲閩歌》，《繡像姜女歌》（又作《新編孟姜女歌》，會文齋刊本），一共二十一種。這都是道光初年的刊本，在今日要再覓一份，恐也不容易，因將名目錄下，以供留心歌謠學者的參考。⁵

在今天看來，向達所述亦非完全準確。首先就來源而論，根據傳教士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1867 年所編書目，⁶可知此批唱本在當時已入館藏，而牛津大學購買偉烈亞力（Alexander Wylie）藏書的時間則是在 1882 年，⁷是以這批閩南語歌仔冊源屬何人實未可知。而數量上亦有所出入，實際應有 19 本 26 種，且多為道光年間刊本，其有標署時間的最早版本為道光丙戌年（1826）刊本《新傳臺灣娘仔歌》及《繡像王抄娘新歌》，最晚者為道光己酉年（1849）刻本《新選笑談俗語歌》。由此可推斷，博德利圖書館入藏這批早期閩南語歌仔冊的時間，當在 1849 年至 1867 年之間。

據杜德橋先生回憶，龍彼得教授曾經系統地梳理過「歐洲圖書館所藏的所有有關中國的圖書」。例如前文所提及的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》，包括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和德國薩克森州立圖書館所藏之《新刊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二卷》、《集芳居主人精選新曲鈺妍麗錦》和《精選時尚新錦曲摘隊一卷》（分別簡稱《滿天春》、《鈺妍麗錦》、《百花賽錦》），以及奧

4 以上統計僅限於刊印本。龍彼得教授舊藏中另有數種手抄本，如《曾二娘歌》、《四句連》等，筆者有專文介紹，故暫不予列入。

5 向達，〈瀛涯瑣志——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〉，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》10:5(1936.10): 29-30。

6 Edkins Joseph, *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*, Oxford: Clarendon Press, PP.23-26.

7 David Helliwell, *A catalogue of the old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*. Volume 2, Alexander Wylie's books, Oxford: Bodleian Library, PP.iv.

地利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萬曆刊本《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》（簡稱「萬曆本《荔枝記》」）等閩南、粵東方言戲曲文獻，數百年來在海外湮沒無聞，皆因龍彼得教授的發現而逐漸為世人所知。⁸

而對於博德利圖書館收藏戲劇、說唱等俗文學文獻的傳統，龍彼得教授顯然也非常熟悉，而且作過細緻而深入的研究利用。以博德利圖書館所藏嘉靖本《荔鏡記》為例，該劇所述乃是陳三五娘的故事，全稱為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》，閩北建陽余氏新安堂 1566 年刊本。龍彼得教授通過對「尾頁告白」和內容的考察，發現「此劇具有潮州和泉州的色彩，但本子裡特別刊明為潮州腔的只有九支曲牌，這就意味著所有其他的曲牌都出自泉州」。而從劇中「風格簡明」的賓白以及所採用的方言俗字，龍彼得教授則認為「該書並不是第一部使用閩南話的文學作品，而方言文學早在一五六六年之前就已出現。」⁹

同樣地，對於博德利圖書館收藏之早期閩南語歌仔冊，龍彼得教授在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》也曾以註釋的形式對其來源給予說明，「牛津博德利圖書館藏有最古老的歌仔冊十九本。與中國學者得知的情況相反，這些書籍不是偉烈亞力藏書的一部分，而是在一八九四和一八六七年間通過無人知曉的來源獲得的。」¹⁰而他對於閩南語歌仔冊以及《最新楊管歌》，還曾作過這樣的考察：

直至近代還流傳於福建及臺灣的數百本歌仔簿中，有一種是敘述楊管與粹玉的故事，言編於西湖醉翁亭，無疑地原來也可供演唱及吟誦。醉翁亭這個名稱用的似乎是 1045 年為歐陽修所蓋的亭子的典故，但是必須注意的是，在漳州一帶，以錦歌娛樂大眾的地方也稱為「亭」——起碼在近代是如此。漳州風景優美的西湖以及周圍的娛樂場所早已不存在，但是漳浦仍然有一西湖。不管這是那裡的西湖，起碼還有另外一首歌仔也是作

於此亭，那就是《桃花過渡歌》，1826 年刊行。我目前收集了《楊管歌》的四個版本，都是附於《三國相褒歌》之後。由於歌仔簿現在已經很少見到，我將廈門會文堂 1914 年刊行的石印本收於此書中。¹¹

牛津大學收藏俗文學文獻的傳統，是否對龍彼得教授在上世紀 60 年代中期的學術轉向產生過影響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從龍彼得教授的藏書看來，其舊藏中有關俗文學的部分確實最為豐富。

據博德利圖書館東方圖書部負責人 David Helliwell 先生介紹，該館收藏龍彼得教授藏書的時間是在 2003 年，亦即龍彼得教授去世的第二年。這批藏書數量可觀，其中俗文學文獻方面，不僅包含珍貴的戲曲文獻，如清代書林鄭元美刻本《新鐫南北時尚青崑合選樂府歌舞台》等，還有諸如寶卷、木魚書、漢口宣講等大量中國各地出版的民間俗曲唱本，總數至少有一千五百種以上。而閩南語歌仔冊部分，經我們初步整理，共有 531 冊，去其副本，亦有 480 種，數量之豐，在歐美各國公私收藏中確屬少見。

從出版時間來看，這批閩南語歌仔冊中有明確標注時間的最早版本，乃是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上海石印本《梁士奇歌》；最晚者則為 1968 年臺中瑞成書局印行之《最新二十四孝歌》。就出版地點而言，刊行地主要有大陸的廈門、上海、廣州，以及臺灣之臺北、臺中、嘉義、新竹和臺南等地，其中明確標注的大陸版本約 123 種，臺灣出版品 342 種，出版地不詳者 15 種。所涉書坊及印刷所，包括廈門的會文堂書局、文德堂書局、平民書局，上海的開文書局、上洋書局，臺北的黃塗活版所、周協隆書店、其芳公司、松林書局、周天生印刷部、榮文社、禮樂印刷所、光明社、郭英製本印刷所、福源印刷工廠，臺中的瑞成書局、文林出版社，嘉義的玉珍漢書部、捷發漢書部，新竹的興新出版社、竹林書局，臺南的朴子活版社等。另有部分版本僅標注發行人。

8 潘培忠，〈明清戲文《荔鏡記》《荔枝記》在海峽兩岸的刊佈、整理與研究〉，《戲曲藝術》37:3（2016.8）：107。

9 參見註 2，頁 3-4。

10 參見註 2，頁 7。

11 參見註 2，頁 75。

詳情可見下表：

表 1：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出版者概況

編號	出版者	年代	種數
1	廈門會文堂	1906-1940	109
2	廈門文德堂	1909-1914	4
3	廈門平民書局	不詳	1
4	廈門〇〇堂	不詳	1
5	上海開文書局	不詳	7
6	上洋書局	不詳	1
7	臺北黃塗活版所	1925-1929	37
8	臺中瑞成書局	1932-1968	44
9	嘉義玉珍漢書部	1932-1936	27
10	嘉義捷發漢書部	1932-1936	49
11	臺北周天生印刷部	1932	1
12	臺北周協隆書店	1932-1937	34
13	臺北榮文社（周南山）	1933	1
14	禮樂印刷所（林文德）	1932	2
15	臺北光明社（林文德）	1932	4
16	郭英製本印刷所（林文德）	1932	1
17	臺北其芳公司	1932	2
18	福源印刷工廠（王秋榮）	1948	1
19	朴子活版社（陳忠）	1932	1
20	辜明冬	不詳	1
21	臺北松林書局	不詳	3
22	新竹興新出版社	1955-1956	5
23	臺中文林出版社	1956	1
24	新竹竹林書局	1948-1966	128
25	不詳	1894-	15
小計			480

由此可見，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的數量及質量都極為可觀。近年來隨著閩南語歌仔冊的漸次公開，學界對於歌仔冊的瞭解漸趨深入，而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的發現，不僅從海外漢學研究的角度上具有特定意義，就閩南語歌仔冊研究本身而言，其中難得的珍稀版本，對於考察閩南語歌仔冊的刊行與傳播同樣具有珍貴價值。

三、東南亞「經售本」與廣州日光電版

龍彼得教授舊藏眾多閩南語歌仔冊之中，東南亞「經售本」乃是最值得關注的部分。一般認為，閩南語歌仔冊主要刊行於海峽兩岸，並且流播於東南亞地區，但具體在東南亞各國是如何出版和傳播的，此前學界所知較為有限。法籍學者施博爾在〈五百舊本「歌仔冊」目錄〉中，曾提到一本《陳總殺媳報歌》，題署為「南洋三益書社宣統二年印」，¹²這是目前可考唯一一本由南洋當地出版的閩南語歌仔冊。據考察，《陳總殺媳報歌》所演乃是清末宣統年間發生於廈門的一樁兇殺案。行兇者為陳千總，原名陳承昌，原籍永定縣，曾渡臺謀職，後因日本竊據臺灣而回到廈門，擔任廈門總商會巡船管帶千總，故人稱「陳千總」。陳千總本性兇狠，時常結黨橫行市井，為世人所不齒，其妻李緣娘亦不賢，夫婦二人常虐待兒媳王不池。某日李緣娘生病，王不池為其熬藥，陳千總藉故多次調戲，均為王不池所拒，因而惱羞成怒，將其虐待致死。而後官官相護，欲包庇陳千總，引起廈門市民極大的憤慨，他們自發前往陳承昌家，將其房屋進行拆毀，並聯名上書「廈防廳」、散發傳單，要求官廳嚴懲陳承昌。官府迫於民眾壓力，乃開棺驗屍，遂使真相大白，陳承昌被當庭亂棒打死，而李緣娘亦被鞭責收押。¹³

此案發生於宣統二年（1910）三月初八，五月初五判案，因案件重大，當時的《廈門日報》曾作過連續報導。而就在判案的一個多月後，也就是六月廿五日，《廈門日報》的頭版即刊登了一則廣告——推薦南洋三益書社出版的《陳總殺媳報歌》（參見圖1）。也就是說在案發不久，地處海外的南洋地區就已瞭解廈門發生的案件，並且在第一時間編寫成閩南語歌仔冊出版，可見其創作和發行速度之快。而此後不久，廈門會文堂書局也翻刻並出版了《陳總殺媳報歌》。從「陳總殺媳」一案發生、傳播以及編成歌仔冊的過程，可以看出當時廈門與南洋各地交流之密切，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閩南語歌仔冊在東南亞地區的流行傳播。

12 （法）施博爾，〈五百舊本「歌仔冊」目錄〉，《臺灣風物》15:4（1965.10）：42。

13 洪卜仁、吳仰榮編，《近代廈門社會掠影》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99-104。



圖 1

然而《陳總殺媳報歌》畢竟只是孤例，關於南洋地區出版閩南語歌仔冊的詳細情形，我們仍知之甚少。此前劉春曙在《閩臺樂海鉤沉錄》書中曾提到：「民國初年廈門博文齋又有大量歌本出售。博文齋歌本還送到上海鉛印，風行臺灣、香港、菲律賓和新加坡。在馬尼拉和新加坡均設有分店。」¹⁴但所述也只是聽聞，並沒有提供具體的書目或書影。而在龍彼得教授舊藏之中，我們則看到了一批廈門會文堂書局的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然而有意思的是，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並非如劉春曙所言通過上海鉛印，而是直接由廣州以日光電版印刷而風行南洋。據我們初步整理，龍彼得教授舊藏東南亞「經售本」至少有 31 種，具體書目如下表：

表 2：龍彼得教授舊藏廈門會文堂書局東南亞「經售本」書目

索書號	書名	出版者	時間	作者	備註
Sinica 4032	新出臭頭•新娘•娘仔合歌	廈門會文堂 / 新加坡順茂•合茂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
Sinica 4041	最新工場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廣州日光電版
Sinica 4044	改良廈門市鎮歌	廈門會文堂 / 石叻正興書畫公司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
Sinica 4054	最新玉堂春廟會歌（上）	廈門會文堂 / 新加坡順茂•合茂	不詳		
Sinica 4055	最新玉堂春三司會審歌（下）	廈門會文堂 / 石叻正興書畫公司	不詳		
Sinica 4065	最新七屍八命全歌（上）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
Sinica 4082	張文貴紙馬記	廈門會文堂 / 新加坡順茂•合茂	不詳		
Sinica 4083	父子狀元歌	廈門會文堂 / 新加坡順茂•合茂	不詳		
Sinica 4085	最新烏白蛇借傘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
Sinica 4088	西廂記傳張拱跳橋（上本）	廈門會文堂 / 石叻永成書莊	不詳		照廈門會文堂原本 / 愛情唱歌集
Sinica 4088	西廂記傳張拱跳橋（下本）	廈門會文堂 / 石叻永成書莊	不詳		照廈門會文堂原本
Sinica 4110	最新鄭元和三嬌會全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
Sinica 4111	最新陳慶揚斬太子（下本）	廈門會文堂 / 石叻正興書畫公司	1920		民國九年新出版 / 九八
Sinica 4112	國慶調 最新雪梅思君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
Sinica 4115	最新番婆弄•公婆拖合歌	廈門會文堂？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 / 白色封面
Sinica 4116	最新番婆弄•公婆拖合歌	廈門會文堂？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 / 紫色封面
Sinica 4119	最新水災歌全本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廈門會文堂原本
Sinica 4120	最新生相•火車歌	廈門會文堂？	不詳		
Sinica 4121	最新收成正果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 / 十八
Sinica 4122	有古十七字詩	廈門會文堂？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 / 六七
Sinica 4123	最新王塗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廣州市拱日路日光電版 / 九六
Sinica 4124	最新人之初全歌	廈門會文堂 / 廣州華興	1932	黃奕福	民國廿一年印 / 廣州市光復中路華興書局印行
Sinica 4125	徐胡審石獅歌	廈門會文堂？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 / 八四

14 劉春曙，《閩臺樂海鉤沉錄》（福州：海峽文藝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500。

索書號	書名	出版者	時間	作者	備註
Sinica 4127	黃宅中審蛇歌(下冊)	廈門會文堂/石叻正興書畫公司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/紫色封面
Sinica 4128	黃宅中審蛇歌(下冊)	石叻正興書畫公司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/白色封面
Sinica 4129	特別遊臺新歌(下)	廈門會文堂/新加坡順茂·合茂	不詳		
Sinica 4131	最新李文龍橄欖記(上冊)	廈門會文堂/新加坡順茂·合茂	不詳		
Sinica 4133	最新八角水晶牌(上冊)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
Sinica 4139	最新十二碗菜歌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
Sinica 4140	最新草鞋記	廈門會文堂	不詳		照廈門原本改良/三五
Sinica 4142	最新出外歌	廈門會文堂?	不詳		六三

經過考察，可以發現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在版本形態上較為獨特，它們相較於廈門會文堂書局售賣閩南及臺灣的其他本子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其一，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多以廣州日光電版印刷，而非傳統的木刻本或上海石印本。廈門會文堂書局出版之閩南語歌仔冊，以往所見有木刻本與石印本，鉛印本極為少見，而石印本則一般通過上海石印出版，例如龍彼得教授舊藏中索書號為 Sinica 4030 的《梁士奇歌》，其封面就標注有「光緒三十年上海石板印造」字樣。而龍彼得教授舊藏的這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則主要通過廣州日光電版印刷發行。以索書號為 Sinica 4041 的《最新工場歌》為例，該本封面就標注有「廣州日光電版」字樣，而索書號為 Sinica 4123 的《最新王塗歌》，其封面更是直接注明地址「廣州市拱日路日光電版」（參見圖 2）。另有索書號為 Sinica 4124 的《最新人之初全歌》，其卷首標署為「廣州市光復中路華興書局印行」（參見圖 3）。據考察，「拱日路」與「光復路」均為當時廣州的出版中心，以刊行日光電版印刷品而知名，

此處多家書坊亦刊行日光電版廣東唱本。從地理位置及經濟效益上看，廈門會文堂書局通過廣州而經售東南亞，顯然要比上海划算得多。

其二，經售單位一般為新加坡的公司，且封面上多印有「照廈門原本改良」字樣。龍彼得教授舊藏的這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其封面一般都會標明「照廈門原本改良」字樣，而封底則多附廈門會文堂書局廣告書目，例如索書號為 Sinica 4032 的《新出臭頭·新娘·娘仔合歌》、索書號為 Sinica 4127 的《黃宅中審蛇歌(下冊)》（參見圖 4）等皆是如此。而且這些本子的卷末，一般都會標署經售或發行單位，例如索書號為 Sinica 4127 的《黃宅中審蛇歌(下冊)》等，其卷末就注明「石叻正興書畫公司」（參見圖 5），「石叻」即新加坡。而索書號為 Sinica 4054 的《最新玉堂春廟會歌(上)》等，其卷末則寫明「代售處新加坡順源街順茂、合茂號發兌」（參見圖 6）。

其三，廈門會文堂書局的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實際數量應有百種以上。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其有標



圖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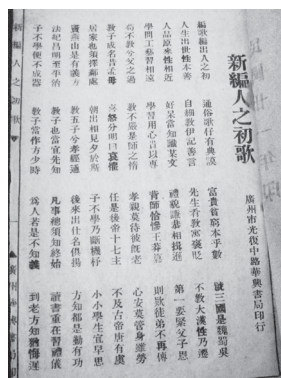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



圖 4



圖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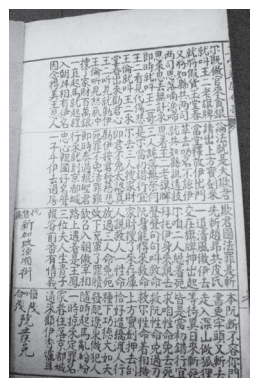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



圖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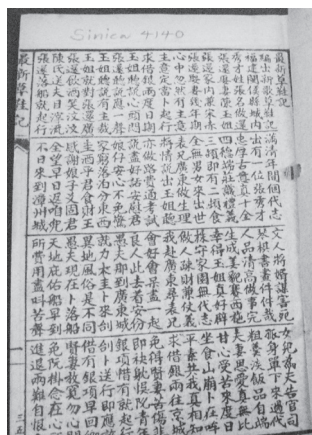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

注刊刻時間的最早版本，乃是民國九年（1920）出版的《最新陳慶揚斬太子（下本）》，最晚者則為民國廿一年（193）印行之《最新人之初全歌》。而其中多數本子的封面或版心上，則標注有數字冊數號，例如索書號為 Sinica 4121 的《最新收成正果歌》，其封面標注「十八」，而版心則有「十八冊」字樣；而索書號為 Sinica 4140 的《最新草鞋記》，其封面則標注「三五」，而版心題署「三五冊」（參見圖 7、8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國九年（1920）出版的《最新陳慶揚斬太子（下本）》（索書號 Sinica 4111），其版心標有「九八冊」字樣，這顯然說明，截至 1920 年廈門會文堂書局在東南亞經售之閩南語歌仔冊，至少就已有 98 種，而加上後來出版者，則已有百種以上。

綜合以上，可知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中，約有 31 種為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而相較於廈門會文堂書局售賣的其他本子，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多以廣州日光電版印刷，經售單位一般為新加坡的公司，且封面上多印有「照廈門原本改良」字樣。如若結合其封面或版心所標註數字冊數，則可知廈門會文堂書局經售東南亞之閩南語歌仔冊，至少在百種以上。通過此批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實際也可管窺廈門會文堂書局出版閩南語歌仔冊之概況。

四、新見之出版者及其他珍稀版本

關於閩南語歌仔冊出版者，陳益源與柯榮三合撰之〈春暉書房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概況與價值〉，曾結合以往成果作過統計，主要包括兩大部分：其一，根據王順隆所撰〈閩臺「歌仔冊」書目・曲目〉、〈「歌仔冊」書目補遺〉二文，可得包括上海點石齋、漳州古風書社、掃葉古莊、文記堂、會文齋、義記、上洋書局、上海文寶、同文齋、廈門鷺江書局、以文、雙燕堂、泉州綺文堂等刊行閩南語歌仔冊之書坊或印刷所 63 所；¹⁵ 其二，據吳姝嬋《閩臺唸歌研究》一書，又增加了廈門倍文書館、泉州清源齋、泉州一琦文堂、漳州文健堂、漳州永記書局、漳州彩文樓、上海石印書局、臺北稻江書社、臺北思明書局、臺南府前書社、臺南華南書局等 11 所，並增添了部分個人出版者，如周玉芳、黃春田、黃春山、周天生、林文德、高連碧、汪思明、黃阿田、林來發、王金火、黃阿土。¹⁶ 而此外，陳益源與柯榮三所撰文章中，又根據陳慶浩教授春暉書房所藏，增加了新學書社一所，¹⁷ 這是目前所知閩南語歌仔冊出版者的基本概況。

隨著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的發現，以上目錄中至少還可再增加六、七所刊行書坊，均係以往所未知，對於我們考察歌仔冊的出版生態具有重要價值。例如廈門平民書局，其出版之閩南語歌仔冊，惟見龍彼得教授舊藏殘本《新刻打某歌》，索書號 Sinica 4090。此本封面繪精緻繡像，做女子哭泣貌，左側單邊欄內直書「最新打某歌」，繡像邊框下方署「廈門平民書局印」。正文單邊無有界，卷端上題「新刻打某歌」（參見圖 9）。版心無魚尾，下標葉次，僅存 4 葉，實為《新刻打某歌》、《新樣死某歌》、《新樣打某歌》等之合刊本，闕封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龍彼得教授舊藏之中，亦存一本廈門會文堂書局刊本《最新打某歌》（參見圖 10），索書號 Sinica 4089，與此本封面繪圖相同，正文亦完全一致。

如所週知，廈門會文堂書局刊行之歌仔冊，數量之多，發行遍及海內外，因時有翻印盜版者，故常於歌仔

15 王順隆，〈閩臺「歌仔冊」書目・曲目〉，《臺灣文獻》45:3（1994.9）：171-271。

16 吳姝嬋，《閩臺唸歌研究（上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 141-152。

17 陳益源、柯榮三，〈春暉書房所藏閩南語歌仔冊概況與價值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38（2012.9）：93-140。



圖 9



圖 10



圖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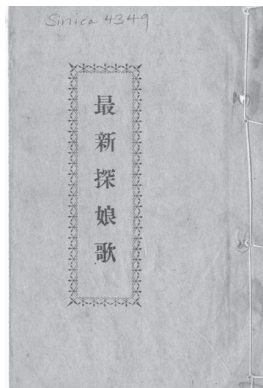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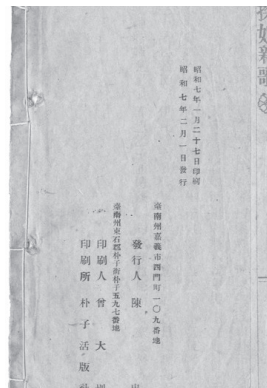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

冊封面及正文中強調「不許翻印」、「翻印可恥」等，或於卷末特別向讀者說明版權，例如該書局刊行之《王昭君冷宮歌》，其卷末即特別注明：「本堂將古今事實編成各歌，每被無恥小人翻版，希圖漁利，不知敝再印疊次改良，以期語意俱要。諸君若販兌或零買，請認各歌標上敝號為記」。¹⁸有意思的是，臺灣大學圖書館亦藏一本廈門會文堂書局刊本《最新打某歌》（參見圖 11），封面即標注有「不許翻印」字樣。而平民書局所刊，是否翻印自會文堂書局值得探討。

又如朴子活版社。該社亦為以往所未見，龍彼得教授舊藏中僅存一本《最新探娘歌》，索書號 Sinica 4349。此本封面左單花欄，內書「最新探娘歌」。正文朱絲雙邊欄，外粗內細，卷端上題「相褒探娘新歌」。版心上鐫「探娘新歌」，下標葉數，共 4 葉，半葉 8 行，行 28 字，凡 240 句。封底署「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印刷」、「昭和七年二月一日發行」，發行人「陳忠」，發行人地址為「臺南州嘉義市西門町一〇九番地」。印刷人「曾太圳」，印刷所「朴子活版社」，地址「臺南州東石郡朴子街朴子五九七番地」（參見圖 12、13）。筆者翻閱施博爾所撰〈五百舊本「歌仔冊」目錄〉，發現該文曾著錄「嘉義朴子活版社印行」之兩種閩南語歌仔冊，第二種為「最新探娘歌 一本四篇，昭和七年」。¹⁹

從題名及出版時間來看，施博爾所錄與龍彼得教授舊藏，幾乎完全相同。而「朴子」與「村子」，字眼上亦較為相近，發行地也都在當時的臺南州嘉義市。故而筆者懷疑，二者應為同一版本，「施文」或將「朴子」誤植為「村子」。如確認如此，則朴子活版社出版的閩南語歌仔冊至少有兩種，對於我們探討日據時期嘉義的歌仔冊出版業將有幫助。

再如臺北松林書局。臺灣出版的閩南語歌仔冊中，梁松林是最為重要的創作者之一，然而學界對其生平所知有限，「僅知其為臺北萬華人，編寫歌仔冊數量稱得上是全臺之冠」。²⁰春暉書房所藏有一本《臺灣義賊新歌廖添丁》（興新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結句為「今年歲抵六十七 我作個詞極正實 人那無做呆性質 得確下恰好過日 不是加忌塊呵咾 我去好歌也無煞 這咀免行不真好不老原少無塊學」，陳益源與柯榮三據此考證出「梁松林可能生於 1889 年左右」。²¹20 世紀 30 年代，梁松林通過臺北周協隆書店，大量發行其創作之閩南語歌仔冊。其中最為著名的乃是 1936 至 1937 年間，連續發行之「三伯英臺」系列歌仔冊，總共有 55 冊之巨，堪稱梁祝故事歌仔冊的集大成之作。

而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之中，則存有三冊題署「松林書局」出版者，係敷演「周成過臺灣」故事

18 廈門會文堂書局，《王昭君冷宮歌》，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，《俗文學叢刊（第 362 冊）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），頁 122。

19 參見註 11，頁 58。

20 柯榮三，〈失傳的廖添丁——全本《臺灣義賊新歌廖添丁》的庶民話語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》5（2013.12）：152。

21 參見註 16，頁 117。

之初集、二集和三集，分別題作《臺北實事周成過臺灣》、《臺北實事月裡活捉周成》、《臺北實事月裡活捉周成》，索書號均為 Sinica 4351。以松林書局的名義刊行出版，乃是以往所未見的，而其封底還附有另外幾部歌仔冊書目，如《臺灣光復初集》、《陳三五娘必卿元宵夜作詩初集》、《陳三五娘王碧琚親送荔枝二集》、《陳三五娘陳必卿改裝磨鏡三集》等，說明梁松林在戰後不僅繼續創作閩南語歌仔冊，而且還曾經自創書局給予刊行（參見圖 14、15）。若細究其緣由，極有可能是因為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，閩南語歌仔冊在臺灣的出版愈加艱難，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，原先以出版閩南語歌仔冊為主的書坊紛紛歇業，而作為以創作歌仔冊謀生的梁松林，只好選擇自行刊印出版——這實際上從另一個側面，也反映出閩南語歌仔冊在二戰以後的走向衰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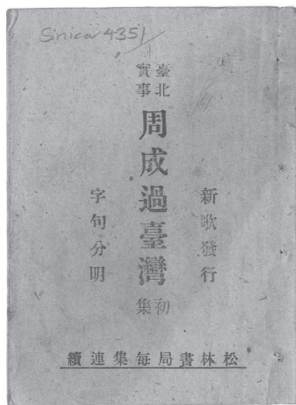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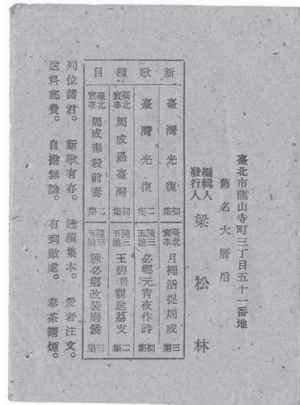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

在新見書坊之出版品之外，龍彼得教授舊藏之閩南語歌仔冊中，還包含有一些珍稀善本、孤本，值得研究者關注。例如索書號為 Sinica 4038 的《最新番平歌全本》，封面繪有精緻蝠紋花樣，中有八邊長框，框內右上題「宣統己酉年上海石印」，中間大字書「最新番平歌全本」，左下署「廈門會文堂發行」。正文單邊無有界，卷端上題《最新番平歌》。版心單黑魚尾，上題「最新番平歌」，下標葉次，共 8 葉，半葉 12 行，行 28 字，凡 768 句（參見圖 16、圖 17）。此本迄今未見著錄，僅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殘本，僅存封面及首二葉。明清以來，閩粵兩地留下許多訴說「過番」艱辛的歌謠作品，僅清

代以閩南語歌仔冊刊行者，即分別有廈門會文堂書局和文德堂書局的兩種《新刻過番歌》，而龍彼得教授舊藏版本的發現，則彌補了傅斯年圖書館藏本不全的缺憾，使我們研討清代「過番」歌仔冊又提供了一種新的版本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此本封底還附有廈門會文堂書局廣告目錄，書名分別如下：「《最新白扇記歌》、《最新英台歌》、《最新陳三歌》、《最新鄭元和歌》、《最新陳白必歌》、《最新王塗歌》、《最新堯舜歌》、《最新嘉義歌》、《最新劉廷英賣身歌》、《最新劉廷英三嬌會歌》、《最新詹典嫂歌》、《最新搖古歌》、《最新張秀英歌》、《最新番平歌》、《最新百樣花歌》、《最新採茶歌》、《最新唐寅歌》、《最新梁士奇歌》、《最新金姑看羊》、《最新民主歌》、《最新過番歌》、《最新覽爛歌》、《最新出外歌》」，這在清代的閩南語歌仔冊出版品中是較為少見的，為我們進一步研討閩南語歌仔冊的清刊版本提供了線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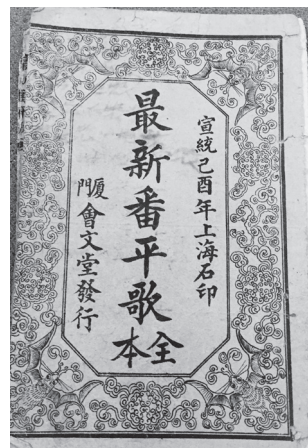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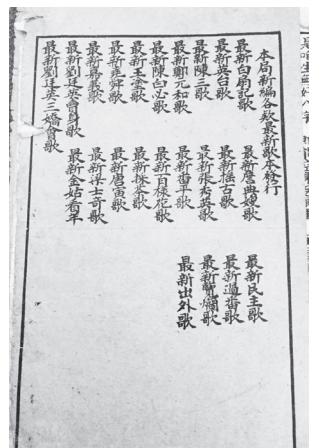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

又有索書號為 Sinica 4141 的《最新出外歌全本》，封面繪有精緻蝠紋花樣，中有八邊長框，框內右上題「宣統己酉年上海石印」，中間大字書「最新出外歌全本」，左下署「廈門會文堂發行」。正文單邊無有界，卷端上題《最新出外歌》。版心單黑魚尾，上題「最新出外歌」，下標葉次，共 6 葉，半葉 12 行，行 21 字，凡 414 句（參見圖 18、圖 19）。此本為海內外孤本，日據時期的臺灣報紙上曾有日人作過紹介，而以往所編閩南語歌仔冊目錄均未見著錄。國立中山大學「風俗物品陳列室」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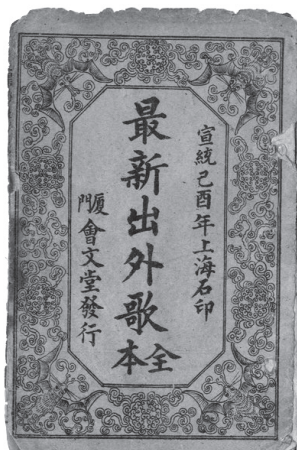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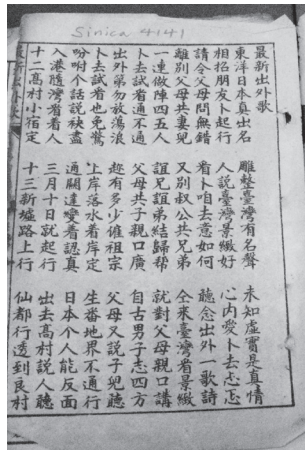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

藏有「民國三年」刊行本，²²施博爾〈五百舊本「歌仔冊」目錄〉亦著錄「民國九年」本，²³均較此本晚出，且文字上都有所刪減。此本所敘男子遊歷臺灣事，與清代刊印的《新刊勸人莫過臺歌》、《又勸莫過臺歌》頗不相同，對臺灣所見所聞較為正面，亦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。

再如清代刊行的《梁士奇歌》，龍彼得教授舊藏中有兩種，索書號分別為 Sinica 4028 和 Sinica 4030。前者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有藏，封面以紫色套印，雙邊有界，中欄大字題「梁士奇歌」，右欄上署「光緒二十年上海石板印造」，左欄下鐫「○○書莊發行」。正文雙邊無有界，外粗內細，卷端上題「新刻手抄梁士奇歌」。版心單黑魚尾，上題「士奇」，下標葉次，共 10 葉，半葉 13 行，行 28 字，凡 1032 句。而後者則較為少見，僅知部分私人收藏，此本與前者版式相近，內容稍有改動，而封面右欄上則署「光緒三十年上海石板印造」，左欄下鐫「廈門會文堂書莊發行」。龍彼得教授舊藏中囊括此二種版本，較為難得，對於我們探討「梁士奇」故事在閩南語歌仔冊的演變情況，亦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。凡此種種，礙於文字所限，不再贅述。

五、結語

通過以上論述，可知作為 20 世紀歐洲著名的漢學

家，龍彼得教授在中國戲曲、文學、民俗及宗教等領域皆有所造詣，而他對於對於福建和臺灣的閩南語文學也極為重視，「做了大量的努力來使得這個地區的民間文獻得以重新被發掘和研究」。他不僅關注閩臺地區的閩南語歌仔冊，而且還大量購藏此種唱本，並在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》書中給予部分披露。然而在龍彼得教授 2002 年病逝之後，其所藏閩南語歌仔冊的去向亦成為一個謎團，而今我們發現此批唱本已於 2003 年歸入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。

經過考察，可知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共有 531 冊，去其副本，亦有 480 種。單就數量而言，此批閩南語歌仔冊在海內外捐贈的公家收藏中，僅次於臺灣大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。其中約有 31 種為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而相較於廈門會文堂書局售賣的其他本子，這些東南亞「經售本」多以廣州日光電版印刷，經售單位一般為新加坡的公司，且封面上多印有「照廈門原本改良」字樣。如若結合其封面或版心所標註數字冊數，則可知廈門會文堂書局經售東南亞之閩南語歌仔冊，至少在百種以上。通過這些東南亞「經售本」，實際也可管窺廈門會文堂書局出版閩南語歌仔冊之概況。此外，龍彼得教授舊藏中還一些新見之出版者，例如廈門平民書局、朴子活版社、臺北松林書局等，均係以往所未見。其中亦包含一些珍稀版本，如「宣統己酉年上海石印」之《最新番平歌全本》、索書號為 Sinica 4141 的《最新出外歌全本》以及「光緒三十年上海石板印造」之《梁士奇歌》等，均值得閩南語歌仔冊研究者的關注和研究。

總而言之，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乃是不可忽視的文化寶藏，不僅對於考察歌仔冊之刊行與傳播有著重要的意義，對於研究閩臺地區的歷史人文及民俗藝術均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。以上僅根據我們的考察，提出一些看法，期待更多的學術同仁共同關注與研究這批珍貴的文獻遺產。

22 潘培忠，〈國立中山大學「風俗物品陳列室」舊藏閩南語歌仔冊述論〉，《民俗曲藝》190（2015.12）：212-213。

23 參見註 11，頁 44。